







五代史第十三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胸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彊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胷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疎適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家人傳第一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

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攜其三子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傭惰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爲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爲盜從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爲壽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

殺戮后每誠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卽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爲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爲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柳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于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摔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太



五  
卷三  
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竟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妣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爲之感動乃送瑾妻爲尼后常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也天福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卽位追冊爲賢妃初葬開封縣潤色鄉末帝立追諡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爲荒淫卒以及禍云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爲佛法未嘗少懈太祖以爲愛已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爲尼居宋州佛寺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晝寢方寐忽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祖德之拜昭

容皆不知其所終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爲梁功臣帝爲王時以婦聘之帝卽位將冊妃爲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冊爲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爲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梁亡莊宗入宮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王友雍妃石氏有色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爲尼賜名誓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未帝登建國樓謂控鶴指揮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讎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貞友雍  
友徽友孜其一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爲博王  
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友徽建王友裕前卽位  
卒追封郴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卽位封友璋初爲壽州團練使押  
左右番殿直監豐德庫友珪時爲鄆州留後末帝時爲忠武軍節  
度使徙鎮武寧及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全昱太祖卽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爲盜全昱獨與其母  
猶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領嶺南西道節度  
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  
朱三爾作得否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  
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  
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



用博爲太祖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乾化元年升宋州爲宣武軍以友諒爲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爲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卧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爲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徙衡王友諒嗣封廣王友能爲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爲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董乙聚眾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始疎斥宗室宗室皆反从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爲房陵侯友誨爲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爲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

被幽囚梁亡莊宗入汴皆見殺朗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愠不形于色太祖以爲軍校善用弓劍遷衙內制勝都指揮使龔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襲梁圍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範圍博昌屠之清河爲之不流戰于石樓兵敗友寧墜馬見殺友倫幼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爲元從馬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晉人攻潞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領藤州刺史太祖圍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三萬至礬山晉人乃卻友倫西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還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東歸

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爲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爲將奔太原不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以爲友倫胤等殺之奏請誅胤等昭宗未從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閣門使王建襲客省使王建又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卽位已封宗室中書上議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寧遠軍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柳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與晉圍黃鄴於西華鄴卒荷稍登城罵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譁呼晉王喜遺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爲衙內都指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夜擊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



也前軍遇敵多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  
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  
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  
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友裕取濮州遂圍時溥於  
徐州朱瑾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瑾于石佛山瑾走都虞候朱友  
恭讒之太祖以爲瑾可追而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龐師  
古以友裕屬吏使者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爲賴張皇  
后教之得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  
流散增戶三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克鄆還領許州崔洪奔  
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爲留  
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臺良  
原下隴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

永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爲詩太祖養以爲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爲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斂以供軍費太祖卽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爲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卽位嫡嗣未立心嘗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爲萊州刺史太祖

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爲圖友珪乃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計事勅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劔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劔擊柱者三太祖憊仆于牀廷諤以劔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裊褥裹之瘞之寢中祕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賚羣臣及諸軍遣受旨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上忽焉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畜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內賴郢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



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卽皇帝位拜韓勅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爲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曆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刃其妻及己廷諤亦自殺末帝卽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爲庶人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爲當爲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己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疎

五代史 卷十三 毛氏正本 七  
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卽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第十四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畧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嚮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爲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



舉太祖然之人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爲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自爲此乎昔公亡奔達靼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爲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卽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

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崩諡曰貞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諡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

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專寵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  
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己愛之由  
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  
善迎意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  
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鬚  
丈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  
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  
兵妾時環戶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妾得至此因命答劉叟于宮門  
莊宗已卽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  
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  
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  
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冊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



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詔令皇后稱敕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

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曰道姬妾出入宮中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妾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畝遊十二月己卯獵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恐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棊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



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資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罌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



卧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飧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于太原造寺爲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儀昭容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官選得三十餘人虢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剗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爲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于太原晉高祖反時爲契丹所虜

唐自朱邪得姓而爲李氏得國而爲晉得天下而爲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絕太祖四弟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克讓少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溫石的厯等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滑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鴈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奔于南山匿佛寺爲寺僧所殺

克修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鴈門以爲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爲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修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修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詬而笞之克修慙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沒于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蓆縣嗣肱從存審救蓆梁軍解去嗣肱功爲多超拜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媯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克恭初爲決勝軍使克修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克修爲



人簡儉潞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見笞以死而克恭橫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皆怨克恭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而出奔行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克寧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後奔達剌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爲內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勲德俱高先王嘗

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  
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卽晉王位初太  
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爲子而與英豪戰爭卒  
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爲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  
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託  
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顥存實告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  
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  
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  
顥等各遣其妻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於羣言  
遂至於禍都虞候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李  
存璋有隙又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  
克寧與存顥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

父所爲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  
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  
之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義存確存  
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蓋存霸存渥存  
紀與莊宗同母存美存義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  
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義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  
王存義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  
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  
拜千郎檢校尙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  
求官爵存義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  
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



誣言存義過千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爲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并誅千郎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太原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存霸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太原比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乃剪髮衣僧衣謁符彥超曰願爲山僧冀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爲軍眾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彥威曰二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旣監國典喪

此禮如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爲之所以安人情乃卽民家殺之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嶢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卽位繼岌爲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爲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爲宮使因以鄴宮爲興聖宮以繼岌爲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都招討使工部尙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栢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綿

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  
索繫首肉袒銜璧與櫬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  
解縛焚櫬自出師至衍行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  
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  
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謁從襲等素  
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  
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  
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崇韜曰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  
府唯大將晨謁衙門聞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  
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爲備  
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  
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



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  
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  
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  
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  
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卽還而彥珪將  
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  
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  
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使殺崇韜  
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  
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釁端豈可作  
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  
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

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搥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籤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繼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蹈面以俟繼岌面榻而卧環縊死之任圜從後至葬繼岌于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聞無子明宗已卽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高繼潼繼蟾繼萁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益其皆幼

故不封當莊宗遇弑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

人見殺其餘皆不知其所終太祖之後遂絕梁唐家人傳皆先兄弟而後諸子兄弟之子各從其父此理之

常也至莊宗七弟所書事迹不以長幼為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而書之便於述事爾無定法也

卷之四



五代史第十四  
終

五代史第十五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卽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爲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爲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爲皇后諡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爲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於太原其子是爲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爲魯國夫人廢帝卽位追尊魏氏爲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

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  
諡曰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兒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爲  
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  
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  
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  
曹氏爲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卽位議立皇后而曹  
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  
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  
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  
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  
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



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卽位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媪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比丘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曰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爲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

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為尼不可乃遷於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為廟詔立高祖太宗為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為延壽娶從益妹是為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為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為弟兄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為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

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崔光鄴爲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卽



五代史 卷十五  
位立爲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  
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追諡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爲人驍勇善戰  
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  
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  
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  
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  
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繼璟以爲己子從莊宗  
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  
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  
明宗卽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

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

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  
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  
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  
而不能裁制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  
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  
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  
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  
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  
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  
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  
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  
人皆以爲榮三年加兼中書今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



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尙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人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爲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囊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捧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疋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疋

都頭已下七疋至三疋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爲牙兵每人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懾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悅刑部侍郎任贊爲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論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土和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

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卽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尙忌宋王從厚賢於己而懼不得爲嗣其居平驕矜自待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人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旣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衛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贊及宣徽使孟漢瓊等人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馬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



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人居興聖宮  
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贇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興  
殿閣議事贇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  
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  
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人見  
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  
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  
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  
我於危窟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  
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  
甚眾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贇王居敏而所昵者劉  
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曰景謂輦

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陳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  
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  
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卽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矢  
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卻弘實騎  
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眾從榮乃走歸河南  
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  
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  
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慙見羣臣君臣相顧泣  
下沾襟從榮二子尙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溫從敏從  
璨初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璨爲人  
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施重誨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

五什身 卷一五  
璨爲大內皇城使嘗於會節園飲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貶  
房州司戶參軍賜死重誨見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于魏乃  
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卽位以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  
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  
爲貢獻其從事諫以爲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爲右驍衛  
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  
徙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爲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修  
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爲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  
度使封堯王晉高祖立復爲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爲人貪鄙多作  
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



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  
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  
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爲盜悉籍沒其家  
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  
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  
爲虢州刺史坐賊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爲商  
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從敏字叔達爲人沈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爲馬步軍都指揮  
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  
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爲西京  
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五代史第十五終

五代史第十六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爲人彊悍廢帝素憚之  
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卽位立爲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爲牙將  
廢帝卽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爲樞密使天雄軍節  
度使延皓爲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  
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逐延  
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  
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己爲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爲右千牛衛  
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  
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  
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愍帝卽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愍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卽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以爲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竄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爲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

爲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第十六終

卷之六  
五十四本



五代史第十七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于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違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詔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為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

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爲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爲其所知卿爲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胄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

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  
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  
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  
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  
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  
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  
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  
彥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  
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  
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  
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嗣子承祧不能  
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



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  
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  
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  
延照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  
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  
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勳以兵守之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饑太  
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  
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所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爲光  
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  
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  
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  
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

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爲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

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  
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  
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遺五月永康王上陘取帝所從行宦者十  
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  
女求之帝辭以尙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陘虜地尤高  
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永康王下陘太后  
自馳至霸州見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爲生永康王  
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  
其二月徙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  
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帝遣  
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  
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



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爲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夫人出帝立尊爲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旣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爲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佞爲安重誨所喜以爲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權甚乃爲重胤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

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爲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  
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  
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  
醜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  
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似生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  
于外后既立專內寵封拜宮官尚宮知客等皆爲郡夫人又用男  
子李彥弼爲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外用事晉遂以亂契  
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于中宮亂人倫之大與后  
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帝俱飲以死而藥不可得後  
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爲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  
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有畧有詳非

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焉者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贊敬暉重胤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進重睿重杲孫曰延照延寶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贊萬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爲親疎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爲兄疑其長子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爲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卽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爲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爲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爲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爲沂州馬步軍指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三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爲太傅并贈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爲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

太師

敬贇字德和少無賴竄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卽位以爲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贇性貪暴高祖爲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贇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常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溫遇以警之契丹犯邊敬贇從出帝幸澶淵使以兵備汶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爲威信軍授敬贇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贇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

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太原重英爲右衛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舉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爲二子發哀皆贈爲太保并贈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號王重胤鄭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

楚王重信字守孚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尉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爲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



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壽王重義字弘理爲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卽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順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

重睿爲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人見卧内重睿尙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宦者抱持寘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睿從出

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爲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尙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事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饑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爲聚斂趙在禮所積鉅萬爲諸侯王之最出帝利其資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疋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爲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爲齊

州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煦延寶齎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爲威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



是子也能忍而眞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

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  
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  
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  
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  
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第十七終



五代史第十八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歛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卽位立爲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遊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

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  
 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為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  
 邠等死周高祖起兵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  
 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  
 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向全帝不從以出遂及  
 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公贇為天  
 子贇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  
 還太祖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誥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  
 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  
 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惟以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賤如母見待  
 感念深意涕泗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顯德元年春崩

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一蓋未嘗立后也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贊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元年拜贊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爲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弑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已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爲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羣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卧榻昇承勳出見羣臣羣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



度使贇高祖愛之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羣臣迎贇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旣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繆語人今繆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贇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贇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奪贇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贇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贇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詔曰比者樞密使郭

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近親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贇以幽死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鞏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贇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承勲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旣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爲贇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爲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

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爲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爲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判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謂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



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卽位追

封蔡王

傳先贊而後信亦便於述事爾

五代史第十八  
終

毛氏正本

五代史第十九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卽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爲皇后謚曰聖穆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爲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爲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卽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爲淑妃拜妃弟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卽召弘



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嵩陵之側爲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晏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爲諮呈官官至檢校工部尚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尙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爲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太祖貴累封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卽位追冊爲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

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其家  
失之爲潞州牙將所得寘諸褚中以歸潞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  
妃憐之養以爲子過於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  
間莫知所在潞將仕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三瑀以嫁里  
人劉進超進超亦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闕進超歿于虜中妃嫠居  
洛陽漢高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  
祖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爲德妃廣順三年卒年三十九妃兄三人  
瑀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立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舉兵于魏漢  
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  
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卽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  
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  
以筠聲近榮爲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

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尉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動予懷侗可贈太傅追封鄴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右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第二十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尙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卽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

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可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也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卽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

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爲皇后有司謚曰貞  
惠陵曰惠陵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  
家出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  
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  
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  
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  
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  
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  
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  
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爲加慰勉以  
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爲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  
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



何必妄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世宗卽位冊爲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于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于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卽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

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闕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卽位是爲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軍封蘄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于京師酷

五代史  
卷二十一  
毛氏正本  
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  
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  
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己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  
有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第二十一

梁臣傳第九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爲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爲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

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爲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爲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浹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

然益以翔爲可信任梁之篡弑翔之謀爲多太祖卽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尙書金鑿殿大學士翔爲人深沉有大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爲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尙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尙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己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翔以友珪畏己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卽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  
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拒楊劉翔曰故  
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  
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  
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  
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爲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  
雖憊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  
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  
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  
勿以爲懟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  
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  
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

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爲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爲盜珍爲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嘗不在戰中而嘗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趨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

義成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瑋張  
晁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  
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  
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邪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  
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  
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  
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晁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  
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  
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珍  
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書陰使人召珍  
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  
軍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兵皆死



魏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子軍二千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州陝人也初爲尙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爲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卻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常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爲和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廡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廡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卽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

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日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爲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爲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呂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逐楊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爲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柳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

徐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徹木  
爲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鄆乃遣師古  
與葛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  
微時事太祖爲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爲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  
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爲柵師古  
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  
矣師古以爲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爲輕弱然師  
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  
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  
舉而三敗以至彊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  
以寡而敗眾以弱而勝彊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



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鄆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面身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沈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脩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

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于  
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  
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閘門以待  
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閘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  
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  
宣於中都又攻克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克州留後以克鄆兵攻  
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  
渾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  
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洛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  
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  
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  
會太祖救魏人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

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走追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眾太祖以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鷓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于晉晉爲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秦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堯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



攻鄆從周卒招降鄆太祖卽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卽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洛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爲將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二千人夜破張晁柵又以騎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晁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爲其殿晉人卻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爲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

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太祖已卽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諸君寧復思之乎他日語又如此

張存敬譙郡人也爲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爲將善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爲諸軍都虞候太祖攻徐克以存敬爲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鷓堤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莫神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屍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含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宋州

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頴仁愿仁愿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頴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爲大理卿卒贈祕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太祖爲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爲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爲助太祖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厯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爲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筭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



爲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爲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太祖初鎮宣武以爲客

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

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

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入慰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

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

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

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

歸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卽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候

左龍虎統軍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

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爲牙將太祖初就鎮以爲

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爲紹威計畫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眞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旣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爲椳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廡徬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于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

顧彥卿曰汝往趨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追  
昭宗上道太祖卽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衛  
大將軍充金吾衛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驅  
摔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彥卿以錢  
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  
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  
弒彥卿出太祖畫像事之如生嘗對賓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  
帝卽位徙鎮威勝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  
卒于鎮年五十七



五代史第二十二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兗州人也事朱瑾爲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畧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卽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爲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眞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爲夜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爲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

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  
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爲都虞  
候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爲招討使  
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爲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  
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  
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  
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  
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  
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  
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  
占者以爲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爲右衛上將  
軍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爲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

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僞爲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爲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陰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漏洩事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畧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負油嚮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徙從周家屬



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  
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鄆鄆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  
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  
之緩攻鄆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  
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  
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鄆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  
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  
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感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  
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周以禍福諭鄆  
鄆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梁鄆乃亦降從周為具  
齋裝送鄆歸梁鄆曰降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  
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鄆辭以量小太祖曰取

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  
皆功臣舊人鄴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鄴皆用軍禮鄴居  
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卽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  
太祖遣鄴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爲永平軍  
拜鄴節度使末帝卽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楊師厚卒分  
相魏爲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鄴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  
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鄴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  
結草爲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  
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鄴至樂平遇雨  
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鄴乃屯于莘  
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鄴曰閭外之事全付將  
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

思良畫鄴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鄴必勝之策鄴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鄴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鄴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如何諸將皆欲戰鄴乃怒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鄴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鄴營鄴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鄴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鄴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而潛兵貝州鄴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鄴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卻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



陣夾之鄴爲員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鄴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爲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鄴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鄴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鄴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鄴爲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鄴爲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伊皓段凝等素惡鄴乃譖之以爲鄴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鄴兵數敗乃罷鄴歸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爲刺史鄴妾王氏有美色鄴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爲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鄴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時遂雍爲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大小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淄州

刺史以鄴兄琪之子遂清代遂雍爲西京副留守遂清厯易棣等五州刺史皆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爲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爲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爲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咸以爲榮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爲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張晁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于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爲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菽以食軍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

祖會內黃遷滑州牢城過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渾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趨徐州比傅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存節爲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圍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卽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



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鄜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瘡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

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贈  
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爲德妃歸霸少與其弟歸厚歸  
弁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  
有功張晁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  
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  
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爲遊兵過晁柵  
晁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晁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攻蔡州  
蔡將蕭顥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  
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兗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  
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  
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仁恭於內黃

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  
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  
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末帝爲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  
宗入汴遂族誅弟歸厚字德坤爲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晁  
屯赤岡歸厚與晁獨戰陣前晁憊而却諸將乘之晁遂大敗太祖  
大悅以爲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  
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  
中其左目柳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後至友裕徙柵與太祖  
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  
以廳子軍直衝之戰已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  
太祖先還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鬪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  
第取之以爲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



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昇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歷洛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弁爲將亦善戰開平初爲滑州長劔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爲人沈嘿多智善劔槊秦宗權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爲拔山都指揮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卧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氊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甚有

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雋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玉爲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爲永城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劔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王金創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資往往以分士卒爲梁名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兗破朱瑾於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

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豐乃繕兵治壁爲  
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  
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  
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爲隧以入懷玉  
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厯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  
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謙附  
于晉以襲鄜州執懷玉殺之



五代史第二十一終

五代史第二十三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爲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爲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爲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爲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叛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傍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坑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卧洛陽少

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  
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  
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爲之擊趙以  
牽晉屯於龍花遣師厚攻棗彊三月一作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  
乃破屠之進圍蓍縣晉史建瑋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太擾太祖  
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  
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  
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  
嘗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倨難  
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倔彊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  
爲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効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  
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



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未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未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下曰方郢王弒逆時吾不能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爲應未帝卒與象先殺友珪未帝卽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鉅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瘍發卒未帝爲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爲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爲將  
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  
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  
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  
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  
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  
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  
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  
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  
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  
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眾一旅設伏於山下  
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

以死遇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爲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勅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爲之盱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



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  
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攻  
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  
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

太尉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爲都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  
于兗州宣遣瓌與何懷寶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州瓌趨待賓館  
欲絕梁餉道太祖畧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館矣以  
六壬占之得斬關卦以爲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  
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且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  
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  
馳騎取之并取懷寶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

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卽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繫瓌及懷  
寶等至兗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  
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從太祖平青州以爲曹州刺史太祖卽  
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  
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  
衛洛磁諸州皆入于晉晉軍取楊劉末帝乃以瓌爲招討使與謝  
彥章等屯于行臺晉軍迫瓌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瓌與彥章有  
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老  
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瓌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人輜重在  
陣西瓌軍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重瓌軍已勝陣  
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之瓌軍下山擊晉軍瓌大敗晉取濮州城  
德勝夾河爲柵瓌以舟兵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

十二贈侍中有子光圖

凡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聞

王檀字眾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為小校尚讓攻梁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珍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裔馬蹕為蔡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黃遷衝山都虞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于柏鄉晉兵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瑯琊郡王友珪立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贈太師諡曰忠毅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爲客將爲人材武有辨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楊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爲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卽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爲綵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爲備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嗣勳中重瘡卒太祖卽位贈太保

王虔裕瑯琊臨沂人也爲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爲生少從諸葛爽起青棣間其後爽爲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爲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

五  
卷三十三  
五  
虞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大祖  
數爲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虞裕將騎兵常爲先鋒擊巢陳蔡  
間拔其數柵巢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成巢敗而東虞裕功爲多  
乃表虞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爲敵境大小  
百餘戰虞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虞裕拒賢於尉氏戰  
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虞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爲晉人所圍  
太祖遣虞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  
於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遷執虞裕降于晉  
見殺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爲子授之兵  
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爲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  
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爲騎將是時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

與孟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溫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辦彥章事末帝累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爲北面招討使彥章爲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爲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嘗儒服或臨敵御眾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瓌心忌之彥章與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彥章故與馬步都虞候朱珪有隙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爲將反瓌旦享士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溫裕皆見害



五代史第二十三

終